

田丽娜诗歌集



资讯

本报讯(记者 杨志勇)近日,由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题署书名,和谷、陈长吟、朱鸿、王海、周养俊等著名作家联合推荐的新诗集《一壶清风》由南海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是我省职工作家、诗人田丽娜继古体诗词集《一拢清欢》之后的第二部作品,该书装帧精美典雅,与轻盈灵动的诗句内容相得益彰。这部作品面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纷纷称赞。其中有作者个人感怀、情感抒发、河山咏叹,还有时代脉搏的跃动音符,相比她的第一本作品更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广阔的题材书写。作家和谷的点评代表了读者的共同心声:读田丽娜的诗词,似乎遇见一个从宋词中走来的女子,在生活的沙滩上漫步,不时弯下腰来寻找一粒珍珠,便有了这一捧玉露似的诗词之尤物。如血珠般的相思豆,如秋月似的白瓷碗,似早春的花蕊,抑或像少女纯情的眸子,可付,可赏,可品,可志。除却衣食住行,油盐酱醋或鸡毛蒜皮,有暇静读这种格调的诗词,心境会清爽许多。



古诗词里品枇杷

“江南五月碧苍苍,蚕老枇杷黄。”立夏前后,枇杷悄然上市。在众多水果中,枇杷是唯一历经四季的宠儿,它秋萌、冬花、春实、夏熟,可谓是集四时之灵气。且枝叶葱郁,经霜不凋,因而有“贞松竹”之美誉。其花、叶、果均可入药,为治咳良方;果实甜蜜多汁,清爽可口,而文人墨客也颇多着墨。日里闲来无事,尝鲜枇杷佳果之余,品啖古人留下的有关枇杷的诗文与典故,也别有一番趣味。“有果产西裔,作花凌寒蚤。树繁碧玉叶,柯叠黄金丸。”北宋诗人宋祁这首咏枇杷的五言诗,首句点明了枇杷的原产地,而后寥寥数笔,勾勒出枇杷“花开早、叶繁绿、果金黄”等特点。据说枇杷原产于四川的夹江,到了唐代,枇杷已被列为贡品,产地逐渐扩展至大江南北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“淮山侧畔楚江阴,五月枇杷正满林”的诗句,可见当时枇杷栽培的盛况。宋人戴敏在《初夏游张园》中写道:“乳鸭池塘水浅深,熟梅天气半晴阴。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”这首诗写的是立夏前后江南田园的醉人景色,称得上是咏枇杷的名篇。有人误以为此诗是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所作,其实属于张冠李戴,不过倒也相差不远,因为写作此诗的戴敏正是复古先生的父亲。这父子都是“江湖诗派”的代表人物,挺好玩且很会玩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挺“作”的。想象这么一副美景:春末夏初,熟梅时节,果园里莺歌燕语、景色如画,诗人们载酒游园、纵酒当歌,酒酣耳

书香处处好故事

一位图书馆人的读书情怀

书人书事

收到李焕龙先生的赠书,看到一排排赭红色书架作为背景的封面上醒目的“图林情缘”四个字,一种阅读欲望油然而生,我便怀着兴奋而肃然的心情打开了扉页。全书分为那些可爱的读者、图书馆人的苦与乐、我的图书馆情缘、致力阅读与推广、全民阅读启示录五辑。第一辑的“那些可爱的读者中”,作者用27篇独立的小故事给我们展现了安康人爱读书的不同特点。如《敬书之人》《跟书学艺》《狠读》《她因读书而可爱》《沉醉于书香的流浪者》《你读书的样子》等等。其中《敬书之人》讲的是岚皋县一位年近八旬的退休教师,在图书馆里找书之前,每次都要用一条雪白的毛巾,细细擦拭每一根手指;他选书时,“取书很慢、很轻,瞅准后并不直接取出,而是先将其两边的书轻轻分开,再用手捏住所选图书的中部,一点一点缓缓抽出。”当他选到自己心仪的书籍时,便“把毛巾铺在桌子上,将书放在毛巾上,缓缓打开,仔细阅读前言、后记、目录。”如果是想要借回家看的书,“他就打开毛巾,把书整整齐齐地包好,再从左上右下方的口袋掏出一只塑料袋,装入包好的图书,牢牢地抱在怀中。”作者如果不是用心去观察、用真情去交流,就不会把老先生找书、看书、包书时一系列严肃、认真、虔诚的动作流程写得这么形象并具有画面感。老先生对书的敬畏之举也让我们后辈汗颜,我们应该向老先生学习,对书籍、对知识要怀有敬畏之感。第二辑的“图书馆人的苦与乐”中,作者同样用27个小故事给我们描写了图书馆人为力推全民阅读而付出的艰苦努力。如《送阅读》《酒店墨香》《桥儿沟亮点》《乡间兴起读书会》《文化使者》等。其中《送阅读》是安康市图书馆组织阅读志愿服务队经常不辞辛苦,深入巴山腹地、秦岭深处开展活动,给敬老院老人、生病的人送书、读书,让精彩的故事减缓他们的疼痛,驱除他们的寂寞,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图书馆员爬山过沟、风雨无阻连续送书行动,目的是力争实现安康全民阅读不留盲区,人人享受阅读之乐。《桥儿沟亮点》让我们获悉了白河县的文化历史渊源,该县城多为山地,古代因汉江商道、水旱运输之需,建筑都是依山而建的,其方法为顺山凿通道、贴着悬崖垒崖屋、跨着溪流盖吊楼。这种“房挤山水间,路在房丛钻”的明清古建筑群,因其独特,被列为“全国历史文化名街”,成了白河县最有文化含量的特色社区。虽寸土寸金,但白河县的文化氛围弥漫在桥儿沟的角角落落,“白河县文联创作基地”有宽大的书桌、仿

人间有味

——读《汪曾祺全集》

人活着,一定要热爱点什么。这话不是我说的,是已故作家汪曾祺先生说的。已经忘记初次阅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什么时候的事了,总之是很多年前。《跑警报》《葡萄月令》《受戒》《黄油烙饼》《詹胖子》《昆明的雨》等,这些作品语言轻松、朴实,娓娓道来、回味无穷,就像是一道家常菜,那么爽口、入味,读的过程让人痴迷,读过之后让人满足。自从从迷上汪曾祺先生的文字,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借、去买、去读他的书。别的书,或粗浅或细致地读一遍也就罢了,而汪先生的文字,我却是从头读到尾,不肯漏掉一个字、一个词,而且喜欢反复读,通常一篇文章或一本书,隔一个月再读,还是那么有味道,令人愉悦,叫人回味。记得有一次和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朋友聊天,其中一位老朋友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,认真地说:“最近在网读了你写的几篇文章,颇有汪曾祺先生的味道了。”我听了先是一愣,继而笑了起来,忙谦虚地说:“哪里哪里,大概是读先生的文字比较多吧!”一提到汪曾祺,可能很多人会说:“哦,那个可爱的老头儿。”先生的文字朴素又高雅,字里行间既有江南的泥土芳香,又有沁人心脾的书香味,读他的散文,真就好像是聆听一位性情和善、见识渊博的老者谈话,谈他的人生经历,虽然话语平常,但饶有趣味,令人心生颇多感慨。在我看来,汪曾祺的文章是茶,每日相伴,多年不变,越品越有味,渐新品出生活的浓度和味道,久读成癖。所以,《汪曾祺全集》是我珍藏的书柜里的一套经典图书,百读不厌。□郭雪强

我与书

文人,都有一种书房情结。在小家屋檐之下,享受了人间温情,世俗烟火之后,书房,常常成为心目中极好的去处。再困窘的文人,都会腾出一方空间作为书房。而有书房的人,不一定就是文人。书房,自然是读书用功的去处。为什么要读书?自古至今,人们都有较共性的认识。古人说: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这是人们对书寄予的美丽情感、美好愿望。现代人说:“知识就是力量,知识就是财富。”这正是古人说法的翻版。文人书房里,书桌是必不可少的。或简陋或精致的书桌可以供人读书、写字、作画,甚至在它面前沉思。一张桌子能被当作书桌,是一种幸运。“桌”最早为“卓”,有高耸而直立之意。在古代起居方式还处于跪坐与盘坐之时,为便于手臂的活动,书桌的高度还较矮,桌面短而窄。到了唐宋,起居方式转变为“垂足而坐”时,书桌才随之逐渐变高、变长、变宽。古代有书桌、画案之分,书桌附抽屉,画案则没有,是站着作画时所用。当然也可以将画案当书桌使用,集作画、写字、读书于一体。古代文人的书房,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,即“笔墨纸砚”以及相配套的笔筒、笔架、砚滴、水孟、笔洗、镇纸、薰炉、印盒、印章等。文房四宝中,最能传世的一宝是砚台,别名润色先生。南宋陆游则将“文房四宝”称作“文房四士”。有诗为证:“水复山重客到稀,文房四士独相依。”在宋代,笔、墨、纸、砚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。这里的“笔”,指毛笔,是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书写、绘画工具。据传毛笔为蒙恬所创,具有“尖、圆、健”等特点。这里的墨,是书写、绘画的色料。唐代制墨名匠奚超,奚廷父子制的好墨,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,全家赐姓“李”,从此“李墨”名满天下。后立足于产地改名为“徽墨”。这里的“纸”,指宣纸,是供毛笔书画用的独特手工纸,宣纸质地柔韧、洁白平滑、色泽耐久、吸水力强,有“纸寿千年”的声誉。这里的砚,俗称砚台,是中国书写、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。自汉代流行,宋代普遍使用,明、清两代品种繁多,出现了被人们称为“四大名砚”的洮砚、端砚、歙砚和澄泥砚。中国古人除了吟诗赋文以外,基本上都是或能书,或能画,或既能书又能画之人,他们一生之中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样东西。如果条件许可,书房案头可置墨床,即置架或墨台。研墨停歇之时,因墨锭磨墨处湿润,乱放容易玷污他物,置墨床可供临时搁墨之用。清代是文房雅玩的鼎盛时期,墨床的制作材质,也从古铜、玉器,发展到紫檀、陶瓷、漆器、琥珀玛瑙、翡翠、景泰蓝。它从单纯的承墨用具,发展到既实用又可赏玩的艺术品。还有印泥盒,亦称印匣、印色池。文人用其蓄藏印泥。所用材料有玉、石、竹、木、角、漆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象牙等多种,造型各异,雕琢精妙,可用可赏,以瓷质者为最佳。史上有“印色池,唯瓷器最宜”之说。还可备镇纸,镇纸起源于古代文人对小青铜器、玉器等物的珍赏,常放置于案头把玩,因其具有一定的分量,往往随手拿过来压纸、压书,久而久之,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。若能配一胡桃木笔盒,可完美容纳一支铜木笔、一枚铜印章、一把铜木镇尺。可书写、可把玩、可帮助阅读,便携实用更不失文雅格调。中国古人文房四宝,物一物,雅趣共赏,心意转换,勾连着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愫的表达。《红楼梦》第十四回,就连向来不问人情世故的林黛玉,自苏州老家回到贾府时,也不忘把从苏州带来的“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、迎

新书讯



《西南联大通识课》朱自清等著 天地出版社

2022年是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,天地出版社日前推出《西南联大通识课》纪念版本。包括《西南联大文学课》《西南联大史课》《西南联大哲学课》《西南联大诗词课》《西南联大文化课》《西南联大古文课》《西南联大国学课》七本书,展现不同角度的西南联大、不同角度的中国文化。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,培养出杨振宁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,朱光潜、赵九章等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得主,17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,与西南联大所实行的通识教育密不可分。《西南联大通识课》收录西南联大15位教授的讲义、文章,从文学、国史、哲学、诗词、文化、古文、国学七个不同的角度重现西南联大具有开拓性和系统性的通识教育,以及西南联大各位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。该套丛书除了再现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,也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回望。

书房里的走动和栖息

文人的书房,其情趣和品位因人而不同。刘禹锡为自己的书房写有《陋室铭》,可以“调素琴、阅金经,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”的书房,成为许多读书人向往羡慕的去处。然而,刘禹锡潇洒飘逸、不慕名利的身后,却是三度搬迁。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陋室,只能容下一床、一桌、一椅。但因为刘禹锡自身的原因,这“陋室”才显得丰姿绰约,大有嚼头。蒲松龄书房,名为“聊斋”。相传,他在创作《聊斋志异》时,为搜集素材,常设烟、茶在路边,过路人只需到此讲讲趣事、传闻,或聊聊天,便可免费享用。一旦听到有用的“材料”,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,他的书房名“聊斋”也因此而来。鲁迅性情严谨,处事细致,其书房特别整洁有序。20世纪20年代,鲁迅支持学生运动,被反动文人诬为“学匪”。因此,鲁迅将其寓居北京西三条胡同的书房,取名为“绿林书屋”,以讽刺反动文人的别有用心。徐志摩的书房充满浪漫情怀,其夫人陆小曼原名“陆小眉”,他出于爱恋之情将新书房定名为“眉轩”,寓“举案齐眉”之意。然而,现实状况是:爱书的人未必有书房,未必爱书的人却拥有很大的书房;看书的人没处放书,不看书的人有的是地方闲置。好在,书房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,文人读书做学问,写文章,有一方空间即可,正所谓“精的固佳,陋的亦不坏”。身在陋室,思想或许更为精致、机巧、深刻。时间久了,日子长了,思想可以在书房里了无拘束地走动,世俗的灵魂也会在书香的熏染下变得纯粹、澄澈而豁达。怪不得叶梓在《书房散记》中说:“上有天堂,下有书房。”如果说书是灵魂栖居的所在,那么书房便理所当然是灵魂走动与栖息的地方了。□程应峰